

增補歷代綱鑑卷之八

世宗孝武皇帝

諱敞景帝太子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征伐四夷海內虛耗末年不免輪臺之悔如武帝之雄才大

畧使其不改文景之恭儉以齊所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綱辛丑建元元年

丘愛山曰人君即位改元自二帝三皇以來未之有改

漢武尚文學其中

遠于經術者首推

董仲舒乃以為江

都王傳而所擢用

者前如趙主王城

輩之二祿後如莊

助吾邱輩之浮諸

所謂葉公之龍而

已

○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治申韓蘇張

之言者皆罷之

中不害韓非蘇秦張儀也

○目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

以古今治道廣川

今河間府景州西南

董仲舒對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

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天心仁愛人君

道者所繇
適治之路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強而已矣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還音旋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

聖王祖集
教化之功

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蔽明文武之功業周

周道粲然
復興

道粲然復興此威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故治亂興廢在於已非天降命

王者求端
於天

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皆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為

天道任德
不任刑

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

天者承天
意以從事

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

遠近莫敢
不一於正

王者以教
化爲大務

教化行而
習俗美

諛魚不如
結網

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爲人君者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
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風雨時羣
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爲
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
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
如水之就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
立學校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
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主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
而悉去之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改而不行甚
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

願治不如更化

更化則可善治

二條最有功於學者

秦漢以下未有識者

仲舒識得本原此等說話皆屬

仲舒識得本原此等說話皆屬

仲舒識得本原此等說話皆屬

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

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

真西山曰

仲舒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

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

宋晦菴曰

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其

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其以情爲人之欲則未爲害蓋欲爲善欲爲惡皆人之情也

自上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

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皆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

誼乎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

漸而仁義之流也至秦則不然誦申韓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誅

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

養士莫大乎太學
太學賢士之所關
大學教化之原
功以任官稱職爲差
守令民之師帥

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肯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耻、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茲不習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耳。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帥、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是以陰陽錯繆、氣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爲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

臣愚以謂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誠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天者羣物之祖

臣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臣聞天者羣物之祖故徧覆包含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故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是故人君不可不知春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

人君不可不知春秋

不行

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

修此三者
大本舉

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故孔子曰、天

天地之性
人為貴

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

樂循理、然
後謂之君

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

聖人以喻
致明

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晦與暗同以微致顯、是以堯發

言行君子
所以動天

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

地

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

積義猶長
日加益

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

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

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質、周尚

道者、萬世
亡敝

文者、所繼之祿、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

道之大原出於天

三聖相授守一道

繼治世者其道同

受大者不得取小

舍公儀休無可為

春秋大一統

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掇敝之政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

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致用猶言取而用夫天亦有所分限予之齒者去其角顏師古曰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

角者則傳之翼者附著也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

者不食於力力謂農不動於末末謂工與天同意者也身寵而載高位家

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若居君

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史記公儀休相魯其家弗葵而美

而拔去其葵見其家紉春秋大一統者公羊傳隱元年春正月言王者始

帛而好怒而去其婦紉春秋大一統者公羊傳隱元年春正月言王者始

為始故言大一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

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五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

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喜

仲舒為江都相

武帝傑然

有立

一代大儒

為首舉

漢世所未

發明

仲舒王佐

之材

雖伊呂無

以加

伊呂聖人

之稱

王者不得

則不與

仲業潛心

大業

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

國政者請皆罷奏可書法是文帝再書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矣不書所罷於

尹起莘曰武帝繼文景之後傑然有立觀其即位之始他務未遑首舉

家傳世之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之所未發明者方是時也如水未

波如鑑未塵使帝每事若此其盛德可少警哉夫何數年之後遊宴奢

欲宮室神仙聚斂征伐之事紛紛交舉漢之不為素者幸爾人終始

相去遠甚然後知人主資稟之高者未必不有進銳退速之患而始終

全德之君自三代而下蓋不易得也

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

劉向稱董仲舒為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

之佐殆不及也至子欲以為伊呂聖人之稱王佐者不得則不

與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惟此一人在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

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

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

日管晏不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亦以歎之言為

然獨

何歟

震了凡曰孝武首策賢良而仲舒對策謂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

皆絕勿進丞相衛綰復奏所舉賢良或致申韓蘇張之言亂

師友淵源
所漸

仲舒以禮
匡王

粵有三仁
何如

柳下惠有
憂色

此言何為
至我

仁人正誼

新錄

國政者請皆罷然而不及黃老意竇太后之故人猶有所諱與如師所
學正在此也至田蚡繼之始盡黜黃老刑名之言延文學儒者而公孫
弘以治春秋取相封侯於是儒者益知所嚮粹然一歸於正矣是固諸
臣先後倡導之力而帝表章之功安可誣也說者嫌秦皇於漢武大始
皇既一天下而焚詩書禁偶語武帝乃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表六
經黜百家其大本固已卓然若夫窮奢欲繁刑斂土木征伐信神荒遊
諸有亡秦之失而卒無亡
秦之禍者其殆以是夫

目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為江都

相事易王

江都漢國名今直隸揚州府易王名非景帝子也

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王

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

泄庸文種范蠡粵之三賢大夫

也

寡人以爲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

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惠猶且羞之况

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

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按董子書接云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

粵未嘗有一仁

大君子之門也五霸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猷猷之於美王也

繇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王曰

善後仲舒以公孫弘為從諛弘嫉之以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數殺害二

仲舒兩事驕子

千石弘言於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

以率下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

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按本傳仲舒所著皆經術之意及上疏保教凡百二

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世

程子曰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粵

陳氏曰

仲舒所言皆當時急務也古

丁奉曰

諸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粵

古人告君正始之道

者氣象

書子有儒

字度粵

輕功利也夫是以有七德焉戰國以來百家明辨而彼不維發憤所學盡歸於正一也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導之二也夫如是而且
不于仕進必待詔舉三也賢良等策從容論道皆純王之語四也兩棉
驕主皆能正身率下有得於格心之學五也為公孫弘之姦雄所嫉而

卒能見幾以免六也武帝之英清暴酷至使宰相辭不受職而彼特以誠意感之至於家居帝且遣使問議七也故程子曰漢之諸儒惟董子自儒者氣象愚又謂董子不但度越漢儒也孔門羣弟以後宋諸儒以前雖賢於韓愈亦難與比而况漢一代乎

趙綰

夏六月丞相綰免以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

為郎中令迎申公為大中大夫上雅尚儒術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俱

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推轂言薦舉人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

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束帛加璧記禮器束帛加璧尊德也謂下設束帛上加以

為治不在

壁安車駟馬用蒲裏車輪取其安也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

為治顧力

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顧念也力行謂是時天子方好

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召致則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

歷服色事書法迎者何備禮也丘陵山曰聘賢而

求知力行

胡致堂曰申公之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行何事耳申公開端而

申生不逮
穆生

之急務哉對既不合文留不
去其不逮穆生又可見矣

丁南湖曰

論申公者但當取其經學不必責其力行蓋漢興言詩者推
公為首而公之弟子若趙綰王臧固不足算其最著者及門

則孔安國等私淑則章賢等而三百篇
之教聞揚於秦火以後者公之功也

蘇東坡曰

申公始不用穆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為嬰
蚡起又可以一笑鳳凰翔于千仞烏鸛彊射不去誠恐虛論

也

綱

王寅二年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建為

郎中令石慶為內史○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

宮太后大怒陰求綰臧姦和事以讓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嬰

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奮為萬石

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

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

萬石君恭
謹無比

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

廷見如不能言

與葉公好龍無異

好儒之實安在

以衛青為大中大夫

悅謳者衛

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及綰臧獲罪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以其子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

尹起莘曰

武帝名為好儒所用特綰臧董兩仲舒醇儒廼棄之侯國死與葉公好龍何異然綰臧見用終牛載其死也不書有罪與嬰蚡之免皆然蓋其惑於家庭黃老之說胸中初無定見如此好儒之實果安在哉

綱三月以許昌為丞相

綱以衛青為大中大夫○陳皇后驕妬擅寵而無子寵寢衰上嘗過姊

平陽公主

如淳曰即陽信長公主也為曹參曾孫平陽侯曹壽所尚故稱平陽公主

悅謳者衛子夫人名主

因奉送入宮恩寵曰隆皇后患幾死者數矣子夫同母弟青冒姓衛父卿

季為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而生青故冒姓衛

為侯家騎奴召為建章監侍中既而以子

夫為夫人青為大中大夫史記書為侯家入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季正妻茅氏之子不以為兄弟數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管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中山王問樂聲而泣

癸卯三年中山王勝來朝。國議者多寃鼂錯之死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諸侯王莫不悲怨至是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王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太尉不足與計

七月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眾於江淮間。初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問田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曰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又何以子萬國乎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乃遣助以節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

漢待文學以不次之位

乃悉舉其眾來處於江淮之間

鑑上自初卽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上書言得

失自眩嚮者廣韻自眩嚮者自媒賣也以干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

進莊助漢書作嚴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吾丘復姓也名壽王字子懸蜀

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舉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

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

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詞賦得幸朔舉不

根不根猶不經校持論好詼諧詼諧戲言上以俳優畜之俳優戲也雖數賞

賜終不任以事也朔常給上前侏儒以爲上欲殺之侏儒泣請命上問朔

肉持歸上聞召令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持劍斫肉何壯朔亦

也研之不多何癯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舉此可知其詼諧大槩朔亦

親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按東方生字曼倩好傳授經術博觀外家

金馬門自謂避世

則公又似方外者流也但卽其從容談笑於殿陛間犯暴主而不怒獨橫